

Shui Qiaoxiang le
Shangke de Zhongsheng

谁敲响了 上课的钟声

俞莉 著



把鲜活的**学校**生活、
家庭生活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在
我们面前。在分数的**巨大压力**下，
老师和**孩子**们都失去了很多，
很多……



AP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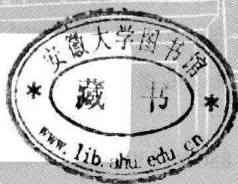
俞 莉◎著

谁敲响了上课的钟声

把鲜活的学校生活、家庭生活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

在分数的巨大压力下，老师和孩子们都失去了很多，很多



安徽大学图书馆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敲响了上课的钟声/俞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12
ISBN 978-7-5396-4360-1

I. ①谁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1520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徐家庆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封面绘图:王 超

内文插图:蒋辉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(0551)65652866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9 字数:150千字

版次: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 MULU



南方有嘉木

001

似是故人来

025

光影深处流年逝

061

遍地杜鹃红

098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137

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

177

这儿不是象牙塔

222

奔流到海不复回

255

后记

282

南方有嘉木



2005年,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是平凡的一年,除了“神六”升空,没有太多值得一书的事发生。一切按部就班地走着。若干年后人们倘若回忆起来,或许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可是,对于叶小凡,这一年却是刻骨铭心、没齿难忘的。如同“神六”载入共和国史册,这一年,将载入她个人生活的史册。

在“神六”还没有升空的九月,叶小凡离开了她的家乡湘南,来到了深圳,成为一名代课老师。她是连根拔起,拔得干脆利落,不留余地。

说起来,教师是份体面职业,旱涝保收,多少人羡慕。叶小凡在湘南就是当老师的。可是,此一时,彼一时也。人离乡贱。老师前面一加“代课”两个字,含金量大大降低。说白了,就是个临时工。叶小凡辞了铁饭碗,换个泥饭碗,实在让人想不通。在深圳这块移民的热土上,有投身教育事业的南下者,他们在成为正式编制老师的道路上,有许多曲折的故事。虽然不在教育界,姜红也多少耳闻目睹过这一类事情。她知道,在深圳,代课老师辛苦不说,工资比正编老师低一半,还极其不稳定,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可能,充其量也就是教育战线上一名低廉的打工者。作为叶小凡的好朋



友,姜红怎么也想不明白,这个娇小姐为什么要放下养尊处优的好日子不过,来到深圳,过上“二等公民”的生活。叶小凡素来不是个爱折腾的女孩。当初大学毕业那会儿,姜红跟着老公(那时还是男朋友)来深圳闯天下,很希望叶小凡一起过来,两人做个伴。叶小凡却毫无兴趣,还笑她一个中文系的,往文化沙漠里跑。现在,她自己却后脚过来了,距离她们大学毕业已过去了五年。

这五年对于姜红来说,是顺汤顺水的五年。她结了婚,生了女,买了车,有了房,老公的律师事务所蒸蒸日上。所有女人应该搞掂的东西,她统统高效有序地搞掂了,目前正在一家知名企业的内刊供职。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大成绩,不值得拿出来炫耀。在深圳这个富翁云集的地方,各种财富传奇屡见不鲜,她家这样的,也只能算得上小康水平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当然,这一笔功劳首先要记在老公范平原头上。对一个女人来说,挑选老公,恰如人生的第二次投胎,不可小视。姜红庆幸自己挑中了黑马,当初范平原这个貌不惊人的法学硕士,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深圳小有名气的大律师,找上门来的案子海了去。她自忖不够漂亮,算不得美女(尽管在广东这个地方,“美女”已经滥大街了,几乎成为每个女人的代名词),唯一有的是一点中文系熏陶出来的才气,那和叶小凡比也差远了。能有今天锦衣玉食的生活,她不得不感谢命运的眷顾。当然,这个命运也是自己把握的,她不是个想入非非的人,像许多不切实际的中文系女孩那样,在挑选伴侣的路上挑花了眼。她认准一个就是一个。

当叶小凡一个人拎着包,戚戚然,一副落魄的样子出现在面前时,姜红的惊讶可想而知。

“能在你这里暂住吗?我不想回去了,打算在深圳找份工作。”

姜红给叶小凡收拾了房间。她家很大,新房子,才住进来没两

年，四房两厅。有一间是工人房，保姆住的。她给叶小凡腾出书房。

“告诉我！是不是潘家强欺负你啦？！……”

叶小凡眼圈立即红了。姜红瞪大眼睛，看来是猜中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潘家强她是知道的，他们的婚礼她还特地从深圳赶去参加。一个看上去很机敏、很端正的大哥，对叶小凡总是俯首听命、呵护有加的样子。婚礼上潘家强喜气洋洋、志得意满的面容，给姜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她想，叶小凡在这样的婚姻里应该是幸福的。

“在我这里散散心可以，若不是，咱可不敢收留，到时人家来要人，我就成了窝藏犯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不牵连你！我现在就走——”叶小凡拎起包裹就往外走。

姜红一把拉住她。

看来事情真是严重了。叶小凡不是轻率做出决定的女孩，一旦做出也就是下了大决心的。包括她和潘家强的婚姻。

当初，沉浸在失去江少波的痛苦中不能自拔的叶小凡，根本不能接受任何一个男孩的爱慕。是潘家强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感化了她。大四时，潘家强经常到她们学校来，陪叶小凡上晚自习，有时还约上叶小凡的闺蜜姜红一起出去喝咖啡、吃饭。那个时候，潘家强已经是政府办公室的公务员了，在一群青涩的大学生中显得格外成熟老到。

叶小凡最终选择了潘家强。她说，他们两家父母是故交，很早就认识，他一直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她。两家早都有结成儿女亲家的意思。但他们后来都有自己的对象。叶小凡的初恋男友江少波是她高中同学，他们悄悄好了两年，上了大学才公开的。两人不在

一个学校，江少波考到北京，他曾来过学校一次，很阳光帅气的一个男生。没想到大二的那个春天，江少波出了车祸。叶小凡大病一场，整个世界都像塌了一般。潘家强奉命去安慰她，那时他已和歌舞团的女友分手。

叶小凡的创伤慢慢平复。中文系的女孩子在大学里不谈恋爱的少，叶小凡长相不俗，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白雪公主，邀约不断，情书不断，被人跟踪也是常有的事。可是她总是心静如水，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，从来也不和哪个男孩单独约会，仿佛提前结束了青春期。

毕业后的第三年，她用道家般的口吻告诉姜红，她要结婚了，和潘家强。姜红也不奇怪，她知道叶小凡受过伤，她需要一个大哥哥一样的男孩的陪伴。

在婚礼上，叶小凡穿着大红的攀花龙凤旗袍，头上插满珠翠，与新郎官一起挨桌敬酒。她淡淡微笑的表情，让人感觉到她内心的喜悦和平静。

“为我祝福吧！”她对姜红说，眼睛闪着泪光。

姜红握着叶小凡的手，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会永远幸福的！”

话犹在耳边。

叶小凡现在却一个人站在了眼前。“永远幸福”这句话成了巨大的讽刺。不过才短短的几年。

在后来促膝长谈的夜晚，姜红才大致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缘由。是潘家强辜负了她，他居然和三陪小姐搞到了一起，将性病传染给了她。

一开始，叶小凡并不知道，后来下身难受得不行，去了医院。医生检查之后，目光像一把锐利的刀子，问她有没有不洁的性生活。叶小凡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眼光，心如浸在一盆凉水里。她觉得肮脏，每天拼命地去洗，病倒是很快治好了，可心中的难言之隐怎可一洗了之呢？



“为我祝福吧！”她对姜红说，眼睛闪着泪光。

姜红简直难以置信，潘家强那样一个端正的人，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？

“他说，他是酒后乱性，天呐！人怎么可以这样！”叶小凡猛烈地摇着头，不愿再提。

叶小凡在姜红家暂住下来。姜红的女儿范小柔三岁了，像小动物一样娇柔可爱。小家伙非常高兴家里来了客人，和叶小凡一见如故。叶小凡天生有小孩缘，很会逗孩子玩。小柔把妈妈、保姆都撇在了一边，一下幼儿园就找叶小凡玩。姜红老公范平原是个事业为重、不太管家事的人，整天在外面忙着，就是晚上回来睡个觉。姜红说，他把家当旅馆的。范平原笑道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家里你是一把手，统管就行了。看他们家庭和乐的样子，叶小凡既羡慕又辛酸。才毕业几年，人的命运差距就已显现，没想到，自己会如此狼狈不堪。得赶快找到工作，有个安身立命之处才行。

已是暑假后期，许多学校的招聘工作已经结束。叶小凡打印了许多份应聘材料，像散传单一样，投往各所中学；又在网上查找信息，寻找那些挂出招聘广告的学校，直接上门求职。假期，通常学校都是冷冷清清，只有值班的门卫。态度好一点的门卫替她把资料收下，答应到时转给有关领导。也碰到有些地方递上的资料连收都不收。

叶小凡每天顶着灼热的骄阳，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，越跑越心焦。

姜红说，一定要当老师吗？不如我叫我们家老范想想办法，看他们律师事务所要不要人。

叶小凡摇摇头，她从来没想过改行，也不想太麻烦人家。当了

五年老师,也只有做这个得心应手了。而且,她喜欢孩子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她也去过一次人才大市场,心情越发沉重。她发现现实太残酷了,这个城市连招聘一般的文员门槛都高得很,年龄要小,学历要高,对女性又多了一层苛刻,仿佛看准了不愁人来。无论在大街上,还是在公交车上,满眼都是年轻的面容。这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,叶小凡觉得希望渺茫。

“要不先回去,以后慢慢再找?”这个念头一起,叶小凡的心就像灌了铅似的无比沉重。来的时候,她和潘家强大吵了一通,她是下了决心不回头的。潘家强不给她走,说,你不要任性,我保证以后不再做对不起你的事了。他当着叶小凡的面,还狠狠地打自己的耳光。叶小凡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自己的丈夫。她给潘家强留了一封信,让他不要找她,她去深圳散散心。

原指望来了就能找到工作,也好给潘家强一个说法。没想到这么难,十几天跑下来,一无所获。

姜红说,不急嘛,你先回去也行,这边我再给你联系联系,一有好消息就告诉你。

眼看着就是开学的日子,孩子们都从四面八方钻出来。叶小凡收拾着行李,准备打道回府。当老师久了,一看到许多学生背起书包,心就慌慌的。

也是凑巧,就在叶小凡收拾行李的当天,一所名叫木棉中学的教务主任打来电话,问她还在不在深圳,愿不愿意来学校代课。

接电话时叶小凡高兴得差点结巴了,忙不迭地答应下来。

就这样,叶小凡成了木棉中学的一名代课老师。

报到之后,叶小凡回了一趟湘南,处理一些善后事宜。原来任教学校那边先请了一个学期假,那边语文老师过剩,叶小凡离开影

响不大。校长和她父亲也相熟，没有为难她。和潘家强，叶小凡就照直说了，她已经在深圳找到工作。潘家强脸色很坏，他说，叶小凡，你不要后悔！

叶小凡心里冷笑，如果说后悔，那也是后悔与你结婚。

在湘南，叶小凡只待了一天，第二天就赶回了深圳。走时湘南正下着绵绵小雨，秋天就要来临了。叶小凡鼻子酸酸的，离开这块她生活了二十八年的故乡，迎接她的将是什么样的新生活呢？



木棉中学是一所与深圳特区同年的学校，坐落在深圳湾畔。在这个著名的城市崛起之前，它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地，北边山挨着山，南边海连着海。海那边是香港，入夜，海风寂寞地吹来，远方的建筑群像梦中的海市蜃楼。深圳湾里不知埋藏着多少说不尽的故事。

1979年，当一位老人用他的金手指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，大批的拓荒牛、淘金者，从全国的四面八方蜂拥至此，开山凿路，填海造房。木棉中学应运而生。它的前身是企业子弟学校。一开始，学校条件非常艰苦，校舍简陋，师资又少，生源除了一些农场居民的孩子，就是那些来此参与建设的职工子弟。最怕的是雨天，道路泥泞。教室常常是外边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。

最早的一批老师中有许多是参与建设的归国华侨，来自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。还有一些新分来的敢于冒险的大学生。据一位四十岁的“老”教师说，她刚从师专毕业分到这儿时，差点打退堂鼓。这儿似乎连家乡的小城都赶不上，像个农村。她那时还是单身，一无所有，从学校借了块旧黑板，当作栖身之床。吝啬的老校

长惦记着公家的财物，三天两头催着要还。她拖一天是一天。校长就赶紧给她介绍了对象——学校的另一名单身老师。那个男老师也借了块黑板。两人拍拖起来，生米还没煮成熟饭，校长趁机收回了一张小黑板。

这些木棉中学的“老人们”津津乐道的往事，对叶小凡来说不啻天方夜谭。

她来到的时候，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原貌了。木棉中学早已从企业学校转变为政府办学。规模也扩大了许多，是深圳红湾区的一所新兴教育集团，拥有高中部、初中部、小学部三所分校。校长也换了几茬。

三个校区相距不远，又各成系统。叶小凡进的是初中部。在湘南她带的一直都是高中。据说所有人到了深圳都要降一格，大学的到了中学，中学的到小学。当处长的到这里能当科长就不错了。总之，特区有的是人才。水涨船就高。一句顺口溜说得很形象：“学士多如狗，硕士满街走，博士也难抖一抖。”叶小凡不敢挑剔，她一个普普通通的中文系本科生，这个城市能接受她，她已经感到满足了。

这是她第一次深入走进特区的中学。没想到风景如此旖旎，她被这优美的地方吸引住了！简直像一座花园！南方有嘉木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

与湘南的灵秀不同，这里的植物都气势庞大、丰茂浓密，充满勃勃野性，它们恣意盎然地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。

木棉、大叶榕、棕榈树、散尾葵、凤尾竹、橡树、相思树，还有荔枝、波罗蜜、桂花树、广玉兰、鸡蛋花、紫荆树……要认全它们恐怕得花好长时间呢。

还有那些数不尽的花和草，最壮观的要数那浩浩荡荡地开着的杜鹃花，大红大紫，鲜艳夺目。第一次来深圳时，她就被这种开遍深圳大街小巷的花震撼了。木棉中学的过道走廊上也都栽着这种花，让这所绿色的学校显得朝气蓬勃。还有那密密匝匝纷垂批绕的绿萝，如同天然的幕帘，别添了一缕清幽和宁静。

真是个美丽的地方！

叶小凡打量着这所她将要工作其中的校园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实验楼、教学楼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天文观测台，它们庄严而又错落有致地静立在绿树红花之中，静静地散发着知识的气息。

叶小凡被带到初三年级的办公室。她要接手的是初三(4)班。

年级组长张老师给大家介绍叶小凡。同事们都从忙乱的桌台前抬起头来，冲她点头微笑致意。一种职业有一种职业的表情、相貌，经年累月的打磨，就有了一种相似的表情。她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学老师的相貌。不同于大学老师的脱俗和精英气，也不同于一般小公务员的机警、善于察言观色的衙门气、机灵劲，中学老师有中学老师的表情：积极的、入世的、带着点小知识分子清高的、有热情的、爱操心的、愿意管事的……总之，一看就是中学老师气质就对了。如果深入研究下去，还可以分得更细，比如文科老师的不同于理科老师，主课老师的不同于副课老师，正编的不同于临聘。并且，特区的不大不同于内地。叶小凡不知道她脸上有没有职业表情，从大家的目光里，她知道他们也在以职业的相貌衡量、审视她。她看出了他们有一点好奇和怀疑。这不奇怪，在湘南中学，就因为她过于纤细的外表，一开始许多人都都不相信她能镇得住学生。

叶小凡顾不上深究大家的表情。她走到留给自己的格子间，原先这里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魏晓的小伙子，他刚刚调到了区政府。

原来这家伙一直不安于现状，毕业这一两年来，一直在找关系进区政府。在深圳人才济济，做公务员条件苛刻，要招考，起码得硕士学历，而且当老师的还不能考。也是魏晓本事大，这么难办的事给他办成了，听说他有个得力的老乡在政府。这事儿当然一开始都是秘密进行的，直到区政府那边完全明确，他才和木棉中学的贾福琳校长坦白。而这时新学期已经开学了。贾校长恼火万分，但又无奈，下属攀了高枝，他叫苦不迭，只好急招人。

叶小凡接的就是他的班。魏晓来学校清理东西，和叶小凡交接时，这个矮小精干的小伙子好心好意地给她打预防针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初三(4)班可是全年级最差的班，光班主任就已经换了两个了，连你一起就三个。魏晓一边说一边摇头，我就是让他们给气跑的。叶小凡说，不会吧？看你的样子踌躇满志，恐怕是你自己不甘于三尺讲台吧？魏晓哼哼哈哈地笑了，说做老师其实也蛮好，特别是女孩子。哼！他现在解放了，不当孩子王了，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叶小凡心里明白。当然，她还是万分感谢他，若不是他飞走了，留下这宝贵的空档，她怎么能进得来？

日后，叶小凡回想起魏晓的交代，才明白人家说的这个“最差”并不是空穴来风。

叶小凡不知道，原来木棉中学初中就分好坏班。当然，它不明着叫“好”班和“差”班，而是叫“实验班”和“普通班”。实验班就是尖子班。初三年级一共六个班，其中有两个是实验班。

在湘南，她们高中也有快慢班，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，要冲击高考，不得不这样。否则好的吃不饱，差的难消化。分班自有一定的道理。可是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这么分，确实太早了点。那些小孩子小学才毕业，不过十一二岁，就给他们分了类，贴上了标签，

未免太残忍了点。

就像他们老师中因为户籍、身份而分出正式和临聘，在孩子的世界里，他们因为分数，也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。

叶小凡在心里对着初三(4)班自嘲地说，孩子们，我们都属第三世界！



上课的第一天，叶小凡为穿什么衣服思忖了好久。她带来的衣物有限，新置的小小的迷你衣柜，不外就是几件夏天的裙子和喜爱的秋衫。整个夏天由于家庭的变故，她没有心情逛过一次街，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。她发现木棉中学的女老师们穿着都非常时尚，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同。不愧是特区的老师。叶小凡穿衣素来也很个性的，在湘南她是同龄人中的风向标。一件衣服，她穿上身，马上会有同事问她在哪儿买的。

然而眼下，她却有点犯愁。试了几套衣服，都不对味。最后只好选了套白衬衫黑裙子。黑白配，这是最保守也最不会过时的装束。对着镜子审视一番。这个夏天，她瘦了，原本小巧的瓜子脸显得越发尖削，眼如秋水含烟，小巧挺直的鼻子、微微上翘的菱角般的嘴唇，使她略显寒素的面容平添了一份娇憨可爱，像是微带笑意。叶小凡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、更职业、更威严一点。她将头发在后面盘了个髻，露出光洁的额头来。

就这么上场了！

“同学们好！”夹着讲义、课本，迈着职业的步伐，一进教室，叶小凡的目光就在全班扫描了一遍。闹哄哄的班级一下子安静下来，这是新老师的效应！

